

後花園記

2015 - 2016 地區文學巡迴計劃作品集



這是一個內容相當豐富的文學創作坊，其中「多媒體詩歌創作坊」結合了形體藝術、音樂及文學，打破了課室對詩歌的定義，讓同學耳目一新，因為他們都可以參與其中，演繹自己的作品。這個集子，都是這些學生的創作成果，他們當中有一些並沒有創作經驗，卻能寫出創意不凡的作品。

——林志華

南區有山、向海、海上有小島，水天一色，簡直就是香港島的後花園。在南區教班多年，經常有這種感覺，我就是在告訴同學每人心裏都有個後花園，創作就是把這個後花園開放給讀者觀看，至於後花園有什麼，就得由同學自己栽種、澆水。

——徐焯賢

主辦



水煮魚文化

資助



南 區 區 議 會
SOUTHERN DISTRICT COUNCIL

橋 文潔瑜

橋邊

你遞上一碗湯

湯中映出了我的眼睛

滿臉的灰青

零零落落的幾個影

過了橋

像是緣短

也是緣起

從此事海重來

我喝下了湯

過了橋

丟失了自己

你抱著我

倒下

沉下深淵

一世復一世

已變得冰冷

你被人崛起

欣賞

我卻在被利用
鋪墊出一線弧度

魚離不開水

我嘗試捧起你
躺在我的手心

慢慢喘息

我以為你可依靠我
繼續生存

短詩兩首 陳子君

衣

針線密密麻麻
你縫了多少個夜
很暖
很甜
老時，已記不起當初的感動

你去了遠方
依稀看見你的笑容
放心，我很快就來見你

無題

願意在角落唱着歌
為這場鬧劇伴奏
不要說話
讓我安靜思考
又有誰觀看著
我的故事……

灰色 蘇子雯

看著教室裏的枱檯，
仔細地想我在做甚麼，
老師把輸送管插在我頭上，
知識從那兒走進我的腦，
感覺自己像機械人般，
命令，接收，服從……
如此循環不息。

我回家後，
脫去外衣，除下襪子，取掉面具，
家人都高興地打牌，
那聲音令我感到煩厭，
我走回獨自一人的房間，
躺在床上，回想，
然後慢慢睡著，
再次過那種欠缺目標的生活……

瘋人院 翁筠瑜

外面的人，一生勞碌。

這裏的人，樂得清靜。

外面的人用一堆花綠綠的小紙卡。

換取華而不實的世界。

像是，一堆虛構的數字。

枯萎的人，走進來，

掛著一個「親屬」的牌子，

那上帝向枯萎的人搖了搖頭，嘴唇開合

那人的靈魂之窗莫名地有水滲了出來，

是哪裡漏水了嗎？

看，小花兒，正淌着血呢。

詩五首 何瑜情

毛衣

一條，一條
毛絨絨
編啊 編
一件毛衣
妳親手編織
隱藏妳的愛
穿上身
卻是寒冷

一杯水

透明
看不見
將你囚進在那
慢慢消磨
進頭了
再見

背景

橋上有妳橋下有我

背對着走遠

再見

卻是我望着妳

走了

只有乾袖的倒影

橡皮擦

小小的你

有着生命

帶給我

無盡的悔改

重新的來過

慢慢的

耗盡

你的一生

我卻

拋下妳

荷花

六月初的妳

六月尾的妳
越來越成熟
遮不住
越來越多眼光
妳不是我的
只能
將妳的美
埋進深淵裡
遠遠欣賞

風箏 林址欣

你把風箏的線拉着
累的時候還一直拉着
令你更累
為何不把風箏的線剪斷
讓它自由自在飛翔空中

秋 李潔薇

秋天來臨

身上佈滿枯萎的樹葉

乾燥脆弱

腳下的被人踩得殘缺不齊

還掛在身上的搖搖欲墜

隨時成為地上的一份子

終點 何雅咏

他跑得很快
但她跑得更快
而牠則慢條斯理地爬行着
發出噓噓的怪聲
從早走到晚，風雨不改
但亦有人看著也感到疲勞
每天也重複着
直到最後一刻才停下來

一張風景 黃芊瑜

一隻老鼠，
向左看，
向右看，
用全力咬在芝士上。

一條蛇，
吐出蛇信，
向前爬行，
一口咬在老鼠脖子，
注入毒液。

一隻鷹，
天上迴旋，
眯著眼睛，
俯衝而下，
爪爪在蛇身，
肚子穿了一個大洞。

一個人，

投下網子，
索緊繩子-
鷹掙扎着
人拿起刀子，
思想離開了身體 1
到達村中，

迷失 姚樂桐

視覺對我們有多重要呢？今天我找到了答案。

在熟悉的校園裏，我們戴上了眼罩，眼前突然一黑，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我頓時感到不安，迷失在黑暗中。之後，導師詩琦讓我們排成一排，互相搭著肩膀，開始了我們的黑暗之旅，從排球場開始，一圈，兩圈，三圈……我左右的方向感都不見了！只覺得一直的兜圈。漸漸地，我聽到距離排球場在練習的喧嘩越來越遠，我在哪？我也不清楚。

到了某一處，詩琦讓我們伸出手去觸摸東西，噢——好像是一道牆，很堅硬，還感覺到是一塊塊小磚狀，我猜應該是禮堂門外的牆壁吧。接著。我的記憶好像很模糊，忘了走過哪裡，只記得摸過什麼，鐵網，風迎面而吹，跌入過凹下去的坑道中，車場附近的盆栽，校門口，跑道的雪糕筒，籃球架，還有有籃球場的看台，我還很厲害地摸黑爬了上去，記憶就像一片片碎片一樣忘記了次序，直到最後經過小賣部，走上三級樓梯，摸到了屬於我的 18 號運動櫃，才漸漸感到熟悉。

所以說，視覺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就連我在學校三年的時間，很多地方都走熟了，但一旦失去了視覺，我也是一無所知，就像身處於陌生環境似的，像一隻迷失的小羔羊。

無際 林嘉穎

上星期五，我在學校進行了一個「盲遊校園」的活動。當活動，開始時，我感到十分興奮，因我並沒有嘗試過這一類型的活動。我期待已久的活動將要進行。

首先，我們蒙住雙眼，由導師帶領我們。導師就像一盞明燈引領我們。我感到地上凹凸凸凸，周圍都充滿著同學的笑聲，小鳥在唱歌的聲音，我就好像從來沒有留意過我身邊細微的事物，我頓時放鬆下來，去好好享受這個大自然。我走呀走，我感覺到自己好像在一個一片無際的空間，什麼也捉不到，什麼也摸不到。

突然，有一陣陣的涼風，我嗅到花的清香，我感覺到空氣在我旁邊自由奔放。導師叫我們伸出右手，我觸摸到一片橢圓形的葉子，葉子上有毛毛，軟綿綿般。我也觸摸到粗造的地面，感覺不好受。

當這個活動完結後，我就好像重見光明，得知到視障人士的不便，我們應該學會包容和接納他們。我覺得在進行這個活動時有自由的感覺，令我們放下煩囂，但亦令我感覺到前路迷惘，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我們要珍惜眼前所擁有的東西。

既熟悉又陌生 蕭婉儀

有人問：「你熟悉你的校園嗎？」我沉默不回答。

真光就是我的公司，每天都要花七八個小時工作，有時候還要加上幾個小時班。若細數我在真光的日子，可真不少，我待在真光比待在家還要多，所以若你問我這個愚蠢的問題，我會選擇不回答。我花了整個青春在這所學校，怎能不熟悉？

但有一次放學，短短一個小時顛覆了我的想法！

「盲遊校園」，一聽到這名字我已心知肚明，知道要蒙著眼睛遊校園，但我心想這意義何在，難道要我體驗失明人士的難處？難道要欣賞學校獨有的「面山背海」景色？

在活動期間，我蒙著眼睛，四處遊走，這「看不見，摸不透」的感覺實在無助。聽著排球重複的拍打聲，我知道是排球場。但接下來的地點卻令我猜不透。粗糙的地磚、生鏽的鐵網、佈滿灰塵的牆等，我在這些物件前瞬間變得很無知。我自以為熟悉的校園頓時變得陌生。但在這活動前，我卻有所得著，我懂得用手去感受。排球的拍打聲，汽車的引擎聲，附近工程的鑽地聲，我懂得用耳朵去聆聽。植物的草青味、鐵的鏽味、汽車排放的廢氣，我懂得用鼻子去發覺。

平時我們主要用我們的眼睛去感受事物，反而，我們少用其他

感官。若我們運用其他感官，感受到的亦會不一樣。正如思考一樣，若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多角度去思考，我們的想法亦會比人更加全面。

毛娃娃 石方悅

李明已經不是第一次去那家玩具店了。裏面的老闆娘，很漂亮。李明喜歡看着她包裝禮物。每次他都買一個毛娃娃。每次她也笑著包好給他。也不知道她用甚麼材料包的，有種特別的香氣。這天，他又去玩具店了，這次有點不一樣，有個老人在店門擋住了他。老人深深的看著李明，說道：「別再來了，走吧。」李明莫名其妙的看著他，不解的越過他走進店裏，也很快把此事拋過腦後。

隔天晚上，李明正想以浪漫的形式示愛，於是便到店裏找她，卻看到地上躺著副血肉模糊的屍體，正是老人。老人身邊灑滿砂糖，內臟也被掘出，無不健全。旁邊坐著正是她。嘴裡喋喋不休，說道：「不可以妨礙我們……」手裡也握著相框，握得很緊，手指世泛青了。相裏正是李明和她，相擁一起，好不甜蜜。

李明想起來了。女人是他的女朋友。照片裡的他們正是熱戀期。李明記得他說過「即便怎樣，我們也不能分開，要是其中一個離去了，那就用砂糖，緊緊的黏在一起。」那時她笑着回答，「好，再買很多的毛娃娃，也用砂糖包好，再一起粘著，黏在一起一輩子。我可是很喜歡毛娃娃呢。」

可是最後，他們還是沒在一起。李明看著痛苦的女友，想上前抱抱她，卻發現怎麼也碰不到了。

刀柄。魚 余詠芝

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位鑄造刀柄的師傅和他兩個徒弟過著窮困的生活。有一天，他得知一條偏僻的村落被山上的妖怪襲擊，那條村落的村長希望人們能拯救他的村落，如果能做到便會得到獎金。

他們便立即出發到村落，村落裡人山人海，每個前來的人都是為了得到獎金。可是，村長意外地把他們全部趕走。當師傅和徒弟想走的時候，他們聽見村民與村長的對話：「村長，剛剛我們又打死了一隻妖怪。看！又變出了這麼多金球。」於是他們立刻跑進村子，所有村民都在消滅妖怪，師傅更拿出他特製對付妖怪的刀柄。他們不停打妖怪，金球也不停地變出來。加上他們最後還去打大妖怪，師傅把大妖怪打敗了，可是卻發現那大妖怪是替代品，假的。

突然有一位女孩走了出來，她說：「我才是真正的大妖怪，我為了收集強大的慾望能量，這才可使我變回原本的形態。」然後那位女孩變成了一條美人魚跳進水裡，便遊走了。人們把他們的金球拿出來一看，發現金球變成了泥巴。

郵差旅伴 何雅咏

房屋倒塌，災難連連。四周都擴散着不知名的病毒。

我依然履行自己的職責，為人帶來信件、報紙。我帶着僵硬的笑容，對着路邊人及鄰居微笑，又舉着生硬的手把包裹拋到別人的門口。但所有人都禁閉着門，不拿包裹。那也是正常的，現在外面那麼危險。

「警報！街上危險！如非必要，請勿出名，多謝合作」

我拿起一件包裹，發現它散發一陣血腥臭暍。原來是一塊生肉，我還沒吃早餐呢！於是我低頭一咬。噢！很難吃！我把它扔在路邊，忽然有人朝它撲過去，津津有味地吃起來！天啊！雖然我們是半生不死的人，毫無感知，行屍走肉般，也不用為了一塊肉而趴在地上吃起來吧。你人的尊嚴在哪？

對啊！我們已不是人了，只是一個受病毒感染的一他們稱為僵屍的人罷了。

呼！

叭！

咦？

怎麼了？

我中彈了。

我蹣跚地走回我唯一的旅伴——單車。生硬地騎上去。

逃之夭夭。

魚 文潔瑜

從前，有一條魚，她很是美麗，陽光照射在她的身上，鱗光生輝，金光閃閃，她也以此得意。養她的小男童，也因此而獨愛她-給她最好的糧食，更換清涼的食水。

可是，有天，男孩搬家了。新的房子很小，新的魚缸也很小，魚想：她不介意，只要男孩還在，他們還是可以過著從前的日子。慢慢地，魚認為她跟男孩相處的時間日漸減少，她停不了對男孩的思念。幸好，魚缸一直陪伴魚，安慰她，給她最好的保護。然而，魚在過了傷心期後，卻漸漸厭煩了魚缸。她認為，魚缸不及男孩的呵護，也不及舊魚缸的大和透亮。後來，男孩回來了，魚想重新回到他的身邊。魚缸開始沉默，水也微酸。男孩從水中捧起魚，拿着行李，希望把她留在身邊。魚已不顧一切地掙脫魚缸。她細聞屬於男孩的氣味，他的溫度。

男孩走了幾步，手中的水也逐漸減少。魚含著最後一口氣，滿意地離開了。

我們都忘了，魚需要水，魚缸有水需要魚，而男孩需要自己走。